

名家百味文库

瞿秋白 著

美人之声

华文出版社

编 者 说 明

这套《名家百味文库》，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随笔之类。首次推出的第一辑（共11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学术观念、文艺观念等方面，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有的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

还应该说明的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人名等方

面，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为尊重原著，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

目 录

《心的声音》绪言.....	(1)
唉！还不如.....	(4)
自杀.....	(6)
《赤都心史》序.....	(7)
新资产阶级.....	(10)
中国人.....	(13)
“ 我 ”.....	(16)
中国之“ 多余的人 ”.....	(18)
美人之声.....	(21)
新的现实.....	(24)
生活.....	(27)
艺术与人生.....	(29)
荒漠里.....	(35)
中国的花车和美国的公使.....	(41)
这也是“ 国学 ”.....	(42)

乱弹	(44)
世纪末的悲哀	(48)
画狗罢	(51)
哑巴文学	(54)
一种云	(56)
菲洲鬼话	(58)
狗样的英雄	(62)
猫样的诗人	(68)
吉诃德的时代	(71)
苦力的翻译	(74)
流氓尼德	(76)
鹦哥儿	(81)
沉默	(84)
财神的神通	(87)
狗道主义	(91)
红萝卜	(95)
“ 忏悔 ”	(98)
反财神	(102)
小白龙	(105)
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09)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113)
欧化文艺	(138)
《骷髅杂记》序	(145)
美国的 “ 同路人 ”	(146)
青年的九月	(149)

王道诗话..... (157)

曲的解放..... (159)

迎头经..... (162)

出卖灵魂的秘诀..... (165)

最艺术的国家..... (167)

《子夜》和国货年..... (169)

内外..... (173)

关于女人..... (175)

真假董吉诃德..... (178)

人才易得..... (181)

择吉..... (183)

慈善家的妈妈..... (186)

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188)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 (190)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09)

鬼脸的辩护..... (237)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242)

学阀万岁..... (277)

《心的声音》绪言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毫无迹象可寻；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更何处来的声音？静悄悄地听一听：隐隐约约，微微细细，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间久久暂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又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千里万里，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也都是外界的，更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钩辘格磔，殷殷洪洪啾啾唧唧，呼号刁瞿，这都听得狠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一丝一息的响动，澎湃訇磕的震动，鸟兽和人底声音，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万年来永永不断，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都是怎样听见的？短衫袋时表的声音，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大西洋海啸的声音，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我不知道，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

听，我已经是不能做到，我静悄悄地听着，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响！心里响呢，心外响呢？心里响的——不是！心里没有响。心外响的——不是！要是心外响的，又怎样能听见他呢？我心上想着，我的心响着。

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我听不了许多风箫细细，吴语喁喁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管、弦、丝、竹、披霞那、繁华令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清脆的骰声，嘈杂的牌声。我听不了许多炮声、炸弹声、地雷声、水雷声、军鼓、军号、指挥刀、铁锁链底声。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真听见了么？——可是还正在发扬呢。再听听呢，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欧洲，美洲，亚洲，北京，上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不用说了。可是，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还是心的声音呢？

一九二〇年三月六日晚上（庚申正月十五夜），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月影上窗了，十二点过了，壁上底钟滴嗒滴嗒，床头底表悉杀悉杀，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静沉沉，静沉沉，世界寂灭了么？猛听得砰的一声爆竹，接二连三响了一阵。邻家呼酒了：

“春兰！你又睡着了么？”

“是，着，我没有。”

“胡说！我听着呢。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还要抵赖！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

我心上想着：“打鼾声么？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他许要来骂我了。”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洋……面……饽饽”，接着又有一阵鞭爆声；听着自远而近的二弦声凄凉的音调，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呜呜的汽车声飚然地过去了……还听得“洋……面……饽饽”叫着，已经渐渐远了，不大听得清楚了，二弦声更近了，墙壁外的脚步声，竹杖声清清楚楚，一步一敲，二弦忽然停住了。——呼呼一阵风声，月影儿动了两动，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好冷呵！静悄悄地再听一听，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世界寂灭了么？

月影儿冷笑：“哼，世界寂灭了！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你自己不去听！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人、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地球东半个，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乐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你也可以随喜随喜，去听听罢。”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响。心响，心上想：“这一切声音，这一切……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心上的回音，心底的声音，却的确都是‘心的声音’。你静悄悄地去听，你以后细细地去听。心在那？心呢？……在这里。”

唉！还不如……

凄凄的月色，冷冷的秋风，一间水阁凭着细细的河声——■ 淅 ■ 淅的好像要浮到汨罗江里去——纸窗上微微的白色，衬着黯沉沉的灯光，惨淡淡的人影；岸边的衰柳萧萧瑟瑟的，花台下的落叶槭槭楂楂的，又像是低低的私语，又像是远远的哭声，半明不灭的月光，倒像是东方刚刚发白，树头小鸟啁啾啾■——母鸟飞出去了，这时候似乎刚惊醒了我的噩梦。唉！还是夜色沉沉的，何尝天亮呢。一年，两年，三年，足足三年了，经过了多少艰难，痛苦，谬误，堕落，如今呢，又是何等的沉寂，恐怖，凄凉，悲惨；还不如……还不如早早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双目一瞑，也落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天亮了。推开了水阁门，正遇着一个熟识的乡下人——撑船的——划着船过去。——“喂！我们多时不见了，我今雇你的船往镇江去，好么？”——“对不起。我今天要赶下乡收瓜呢，今年年成倒还好。”划了一桨又一桨，远远的过去了，

剩着一荡一荡的水浪。站了半天，红霞掩映着水色天光中的残月。唉！还不如……这是我几年前想……时的感想。

自 杀

青年呵！你要自杀么？你如其没有觉着“自杀”的必要，你决不会自杀；要是你已经觉着“自杀”的必要，你为什么还不自杀？自杀！自杀！赶快自杀！你真正有自杀的決心，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了社会，不要叫社会自杀。你不能不自杀，你应该自杀，你应该天天自杀，时时刻刻自杀。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你这一念“自杀”，只是一线曙光，还待你渐渐的，好好的去发扬他。你既愿意牺牲一切，杀身绝命；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时时刻刻去自杀，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从今以后，你就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感——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这要有何等的决心，何等的勇敢，又有了何等的快乐！自由神就是自杀神！

《赤都心史》序

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然生活的意义于客观上常处于平等的地位，只见电影中继继存存陆续相衔的影像，而实质上却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影片。宇宙观中尽成影与响，竟无建立主观的余地。变动转换，复杂万千，等到分析到极处，原无所“有”。然而同样的环境，各人各时各地所起印象各异，——此所谓“世间的平等性”于实际生活上永存不灭，与世间同其久长。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现象，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既为实质之差异的印显，就必定附丽于一定的“镜面钟身”。于是已出抽象概括的问题而入具体单独的问题。缘此世间的平等性而有人生经过可说。镜面之大小，钟身之厚薄，于是都为差异之前因。镜与钟的来处，锻炼时的经过，又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历史的过程因此乃得成

就。

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转交汇的时期，既不能超越万象入于“出世间”，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漩涡，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带着热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赤色新国的都城，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固然已是宇宙的伟观，总量的反映。然而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又处于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声。况且还有他个人人生经过作最后的底稿。——此镜此钟置之于此境此界，自然断续相衔有相当的回射。历史的经过，虽分秒的迁移，也于世界文化上有相当的地位，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观游

览记。“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集竟记。

新 资 产 阶 级

无产阶级政府命令如箭的飞来，“店老班”的肚子如牛的胀起。

一月半前有一共产党的亲戚开了一咖啡馆，托一朋友雇跑厅的女郎，道：

——每月十五万卢布，每天两小时的工作，……嘻……嘻，额外钱“在咖啡馆”里他们自己还可以另赚，只要会……请你留心替我找一找。

郭质生——虽是“非政治主义者”，然而始终是热烈的“忏悔的贵族”，嫉视市侩主义的文化——他听说这件事，暗含隐语的说道：

——现在又多一出路了。你中国的道学家！以为资产阶级，上等社会清高得很呢，你看，现在俄国机关有多少女郎！战前向来没有过。第一次外交部有女官，大家还诧异呢。现在这班“女官”你想他们怎么样。早晨上衙门，外交委员会呀，教育委员会呀，下半天“公余”，赶紧重

新梳掠涂抹起来，上咖啡馆当女役去！又是一条出路！你还不知道，革命时资产阶级破产，这些女孩儿家，速记生，打字生……怎样得上衙门去的呢，革命了，炮火连天。家里一个钱也没有，生意做不成，工厂没收了，丈夫在战线上不得回来，一个女人家年纪又老了，……要吃要用，怎么办呢？唔！哼……女儿十八九岁了，……一清早梳掠同着女儿去看一看“熟人”新任的委员，主任，“怎么样呢！困难得很……想一方法，请你给女儿弄个位置罢，啊哎！”……委员长看一看，眯细着眼说：“好……好，哈……哈！我给你们想法，给你们想法。……”于是成功了，有口饭吃。现在呢……现在呢……新经济一开放商业，哼……“旧的”更倒到“底下”去，新的更爬到“上头”来。

说得好急激，好急激，……未免刻毒。

和质生说完之后，顺路出来，天色已竟薄暮，暗地里隐约见前面两个人影，一面走着谈天呢：

——啊！我今日忘了带“白手套”，出得手汗，好难受。……你的事怎么样？“得意”么？

——我给他二百万卢布股分，他还请加。我想他那买卖利钱太少，算了罢。

新资产阶级发生起来，应着“资本最初积累律”，社会生活的现象中也就随之发见种种“新式”。戏院（私人的），咖啡馆，饭馆，照相馆，市场经济越发扩张了，技师就私人企业家聘请的每月动辄百余万了。

国家工厂企业也完全改成“每一企业为一法人”的原